



散文诗辑

中国皇冠诗丛

A弦的咏叹

叶



族出版社

A弦的咏叹

叶庆瑞

广西民族出版社

· 中国皇冠诗丛 ·

A弦的咏叹

叶庆瑞 著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3印张 60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5363—0682—2/I·138

定价：1.50元（全辑：15元）

主 编

黄神彪 栗原小荻

夺回诗的艺术皇冠

——《中国皇冠诗丛》第一套总序

孙绍振

光这个名字就够气派的了，皇冠诗丛，这不仅仅是一种愿望，也是一种责任，我感到最动人正是一种历史的挑战意味，而不是与某一同行争一日之长短。

诗曾经拥有艺术的皇冠，长达千年以上，不论在中国文学史，西方文学史，东方文学史上，都是如此。它曾经在各种艺术形式中雄踞盟主的地位，比任何其它艺术形式都更早成熟。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只有它才是时代智慧的焦点，艺术水平的标志，在它周围聚集着最灿烂、最夺目的天才的星座。那诗的鼎盛时期，至今仍然使当代诗人神往，那璀璨夺目的艺术皇冠，不但散发出一种美好的历史光辉，而且产生一种掣动心魄的鼓舞力量。

固然，无可讳言的是，这一切都是艺术在它古典时期的历史，到了现代，特别到了二十世纪，艺术的现代时期开始以后，不管意象派、现代派有过多么雄强的意志，但总的说来，诗的艺术皇冠已经不可否认的失落了，作为一个时代的艺术水平的代表的，已经不是诗，而是小说。诗已经充分成熟，乃至到了烂熟时期，才开始在勾栏瓦舍市井小民中

间暴发起来的，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居然雄踞在艺术的宝座上，戴着艺术的皇冠！

历史如此无情，不能不使诗人气短。

于是有了反抗，在本世纪初有了意象派的产生，起初是在美国，后来到了英国至意大利、德国，接着现代派诗歌的产生。究其主旨，自然是为了挽救为十九世纪末为后浪漫主义弄糟的诗艺。

当然也产生了新的生机，新的星座。不论是献身于革命的洛尔伽、聂鲁达、纪廉，还是远离革命的庞德、艾略特，都卓有成就，他们都开了一代诗风，创了新的诗艺。但是，不管有多么大的成就，比起二十世纪的小说来，诗的成就，不能不显得逊色。诗的读者范围在缩小，诗的社会关注度在降低，诗艺的群众接受性在萎缩，这一切都不能讳言，有历史感的诗人不能无视诗在衰弱的信号。

因此，有人喊出了警报：二十世纪不是诗的世纪，而是散文的世纪。

然而，我们中国人都不那样悲观。

从五四新诗开始，我国新诗和散文诗用六十年走完西方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二百年的历程。而到了八十年代，在新时期诗坛上也开始了某种历史的进军，多至百种的旗号、宣言和自称的流派风起云涌，尽管其中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艺术上寻求突破，开拓新的天地，寻找新的视角，探索新的心灵，挖掘新的层次，创造新的

形式和语言则成为共同的潮流，不管年青的还有部分已经不年青的诗人和散文诗人意识到否，在心灵深处，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憋足一口气，要为诗歌在艺坛改善地位，寻求新的制高点，或者象有的诗人已经说了的那样：恢复诗的艺术宝座，夺回诗的艺术皇冠。

自然，美好的愿望并非都能转化为美好的现实，有时现实和历史是如此之严峻：恰恰因愿望过于美好过于悬浮于实际而走向自身的反面。这几年来，我们看到已经不算少。这期间，有一个最基本的经验，那就是不但要突破别人的成就，而且要突破自己。如果因为要突破自己尾随他人，特别是满足于尾随他人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反之如果因为要突破别人要模仿自己，因循守旧，则更是南辕北辙。

中国新诗和散文诗在这两方面都有教训，而且是不断反复的曲曲折折的痛苦教训。

任何探索都必须有极其清醒的头脑，特别是在进行着历史的挑战的时候，站在历史的抉择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的是《国际歌》那句名言：“只靠自己救自己”，任何外来的、他人的语言、形式、方法都救不了中国诗歌和散文诗，只有把外来的东西，用中国人的心去同化、消化或者用一个时髦的术语来说——解构(deconstruction)以后，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诗艺，成为我们的创造。

我们的目的是创造自己的东西，让外国人去模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也不拒绝暂时地、有条件地学习他人的好东西，但学到手之后，我们就要拿出自己的真功夫来，让他人大吃一惊，让他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卑。

我想在八十年代即将结束，九十年代即将开始的今天，我们就凭着这一点自觉、这一点清醒、这一点“狂劲”（但不妄）向着诗艺的历史制高点出发，向世界出发。

在今天商品价值泛滥，而审美价值贬值的情况下，广西民族出版社居然有如此大气魄出版诗集并散文诗集二十种，据说以后还要继续出下去。这实在不能不使人赞佩。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出版社文艺室主任、同时也是皇冠诗丛责任编辑的冯艺先生，他以年轻编辑家的眼光和青年作家的勇气，和两位主编，青年诗人黄神彪、栗原小荻及所有的编者一起大胆地做出了这项富有意义和价值的大艺术工程，我们也不得不深感钦佩，另外令人兴奋的是，其第一套的作者除柯原、晨梅外，其余18位作者大多是三十岁左右，有些只有二十四五岁，当中还有壮族、侗族、彝族、白族、蒙族的青年作者，这越发显得我们新诗的队伍盛况空前，有这么广大的队伍参加新诗的建军，也许正是我们必然获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1989、11、18

目 录

夺回诗的艺术皇冠（总序）	孙绍振（1）
--------------------	--------

A 爱的化石

爱的化石（12章）	（3）
你呀，你	（3）
蒲公英	（4）
记得，那是流火的七月	（4）
软弱的梦	（5）
星光	（6）
吻	（6）
瓜棚里	（7）
泪	（8）
繁星	（8）
纸鸢	（9）
背影	（9）
爱的绵延	（10）
我写诗为你	（11）
我和我的妻子（5章）	（13）
乳白色的黎明	（13）
小夜曲	（14）
别	（14）

她，就是缪斯·····	(15)
春草，染绿了四月·····	(15)
诗和画·····	(17)
沈园·····	(19)
黑色的瀑布·····	(20)
爱的花瓣（3章）·····	(21)
就要起跳了·····	(21)
一秒钟的疏忽·····	(21)
信念和五星红旗一同升起·····	(22)

B 历史的瞳孔

秦淮风韵（4章）·····	(25)
白鹭不再飞回·····	(25)
桃叶渡·····	(26)
乌夜巷·····	(27)
桃花年年盛开·····	(28)
在鲁迅的故乡（3章）·····	(30)
黄酒·茴香豆·····	(30)
短剑·····	(30)
毡帽·····	(31)
佛珠·····	(33)
他，每天从大街走过·····	(34)
清明·····	(35)
童年的足音（2章）·····	(37)

乳名·····	(37)
拾穗·····	(38)

C 山水二重奏

寒山寺的钟声·····	(41)
香溪·····	(42)
苏州，一部古典名著·····	(43)
早春·····	(44)
六月雪·····	(46)
阳光与海·····	(47)
海滩上，有一只破碎的渔船·····	(48)

D 太阳雨淋湿的姓名

除却梅兰不是春·····	(51)
厂门前，石磨在转·····	(53)
记忆，闪着金光·····	(54)
你也是小泽征尔·····	(55)
绿色的扉页·····	(57)
溜冰场·····	(59)
农民的名片·····	(61)
从山村走出的经理·····	(62)

目 录 困惑世界的梦幻

岩浆，在大街漫流·····	(65)
这一夜·····	(67)
草尖上滚动的诗（3 章）·····	(69)
我的心，被狠狠踢了一脚·····	(69)
黄牌出示的时候·····	(69)
我，怀抱着胜利·····	(70)
永远跳动的心脏·····	(71)
生命，在五线谱上奔走·····	(72)
他放飞一群天鹅·····	(74)
犹太的吻·····	(76)
阳光存活的信念·····	(77)
题梵高的自画像·····	(78)
读《醒来的鱼》·····	(79)
太白衣冠冢·····	(80)
鲜花装缀的墓地（2 章）·····	(81)
花·····	(81)
碑·····	(82)
最后的道别·····	(83)

爱的化石

不能萌发的爱情种子，时间久了，变作了一枚
只能证明历史的化石……



爱的化石（十二章）

你呀，你

我又来到这个难以忘怀的地方，来到我俩最初约会的地方。

我沿着光洁的卵石铺成的幽径，蹒跚而行，独自找寻十年前留在这儿的一片温情。

怎么，你也在这儿？你也来掀动芳草地那绿色装帧的影集下压着的留影吗？漂散着花香的小溪汨汨地传来你的笑声，然后七弯八回匆匆藏进了一片桃林。

不用躲藏，让我再亲一亲你羞涩的笑脸吧，让我吻去你睫毛上相思的泪珠吧。怎么，是花蕊挑着露珠的桃花？不是，不是，我宁可不信！我敢断定，你怕我伤心而隐匿。远方飘动的不是乳白的雾，分明是你走得匆忙，被树杈扯住的纱巾！

你呀，你……你在哪儿呢？

也许，这条系着我俩初恋的小径，是你回忆的一根思维吧？是的，我笃信：只要执着地走下去，我定能走进你的梦境。

蒲公英

你尖起红润的嘴唇，轻轻地一吹，天空中便飘荡着许许多多的音符，悠悠然流淌着一支充满理想的歌。

我戏言：“但愿它不是一颗飘浮的心”。

你柔声地说：“不会的，即便落在岩石上，它也会开花的……”

真的吗？我的心并非顽石，那是一片温暖的热带土地，当年你飞落我心田的话，我保存了十年，为何迄今不见绽蕾呢？

也许，不能萌发的爱情种子，时间久了，变作了一枚只能证明历史的化石。

记得，那是流火的七月

记得，那是流火的七月。七月，我却感到异常的寒冷。

大字报铺天盖地雪片似地向我袭来，扑向一株只有二十圈年轮的小树。

天呵，我的笔，怎么一夜间变成“藏在花丛中的黑枪”呢？胸前的团徽不是盾牌，挡不住人们投射而来的冰冷的目光。

望着我被颠倒的斗大的姓名，我只觉头晕目

眩，仿佛天地也被颠倒了。

这时，你匆匆从远处赶来，奔向围拢的骚动。

我真怕那污染的文字污染你的瞳仁，我祈求天公能骤然降临一场暴雨，冲掉那张贴着的诬陷，墨写的谎言……

大字报栏前立着你的沉默，久久，久久，似一尊石雕。

暴雨没有降临，你的足尖却湿了一片……

软 弱 的 梦

弱者之梦也是软弱的。

我梦见我梦寐以求的诗之桂冠变成一根绞索，将我的名誉高吊在十字架上，一任流言的利刃肢解，人们争相观看一颗年轻的心，是如何被知识的墨水染黑的……

现实是梦的延续。那临窗的朝阳，还悬着昨夜冷却的血滴。

你悄然来到我的房间，无力地倚在门上，眼里噙着发亮的愤怒，煞白的脸是心之流血过多。

哎，你不该为我去贴鸣不平的大字报，不该同那些政治的媚妓们，争辩什么真理的纯洁性……

有你的信任我就足够了。你的信任是洪荒时期的挪亚方舟，搭救了一颗可能沉沦的心。